

Writing My Wrongs

沙卡的救赎

[美]沙卡·桑戈尔(Shaka Senghor)/著 程静/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Writing My Wrongs

沙卡的救赎

[美]沙卡·桑戈尔(Shaka Senghor)/著 程静/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沙卡的救赎 / (美) 沙卡·桑戈尔著; 程静译. --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5

ISBN 978-7-5502-9987-0

I. ①沙… II. ①沙… ②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63454号

Writing My Wrongs by Shaka Senghor

Copyright © 2013, 2016 by Drop a Gem Publishing, LLC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nvergent Books,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,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© 2017 by Beijing Zhengqing Culture and Art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: 图字01-2017-2026

沙卡的救赎

Writing My Wrongs

著 者: [美]沙卡·桑戈尔

译 者: 程 静

出 品 人: 唐学雷

责任编辑: 喻 静

封面设计: 平 平

装帧设计: 季 群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90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8.375印张

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9987-0

定价: 32.8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64243832

开场

密歇根州，马尼斯蒂市，橡树监狱

2001年



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看着眼泪沿脸庞缓缓滑下，每一滴泪里都饱含着童年经历的痛苦和耻辱。我被罚单独监禁四年半，现在是第二年。我终于从内心最深处开始了反思，原来，当真正的宽恕来临，一切竟是如此神圣而清明。

我走到牢房门口的洗脸盆前。这间牢房很简陋，一块砖砌的板子，铺上绿色的塑料床垫，便是我的床。镜子是一片抛光的不锈钢，因为监狱里不能有真正的玻璃镜。

我盯着镜子里那个伤痕累累的自己，心里知道，不论救赎的过程多么冗长与繁琐，我都必须与过去和解，也必

须将塞满愤懑和自怨的伤口彻底敞开。童年时，那些取笑我的头长得像南瓜灯的人，我原谅你；那些笑话我咧嘴时露出大牙缝的人，我原谅你；我用手抚着满头长长的脏辫，原谅了所有曾经管我叫“毛头”的人。藏匿在往事中的字眼，像失控的子弹一样在我的脑海里四处迸射，一如当年，让我痛苦难当。

小的时候母亲常常体罚我，导致我稚嫩的肌肤时常被皮带抽破，火烧火燎地疼，那感觉记忆犹新，可是我选择原谅。我原谅她，虽然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她从来不在我身边。我原谅那个在我十七岁时对我开枪的人，虽然他让我从此枪不离身。我原谅所有手足与兄弟，尽管他们在我人生陷入最低谷的时候对我不闻不问。

心防轰然倒塌，我哭了，哭得比任何时候都要伤心。与此同时，一阵宁静的感觉涌上心头，仿佛永恒存在般，冲刷着不堪的往事留在我心间的怨毒和仇恨。

人们曾经说过，宽恕具有治愈的力量。可我现在才明白，**宽恕不仅仅是原谅别人，更是原谅自己。**我必须让自己放下愤怒和恐惧，不让往事对我一遍又一遍地加以伤害。我必须原谅我憎恨的人，可是最重要的是，我必须原谅我自己。

对我而言，这简直比登天还难，因为我并不觉得自己应该被原谅。我是个杀人犯，毁了别人的幸福，伤了家人的心，这一切如同一件汗湿的T恤，紧紧糊在我的身上。但是

在内心深处，我明白要善待别人，首先必须善待自己。为了获得原谅他人的能力，我必须首先卸下重担，原谅自己带给这个世界的所有伤害。

读了詹姆斯·艾伦^①的著作《人如其所思》之后，我懂得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想法以及随之而生的情绪负责。别人怎样对待我并不重要，说到底，该对我的愤怒和在怒气驱使下所做之事负责的人，应该是我自己。

这一切造就了此刻的我：在密歇根西部的一间单独关押监禁犯人的 211 号牢房里，从模模糊糊的镜子里望过去，那一张疤痕累累的人脸。此刻的我站在一段新历程的起点，它的终点在八年以后，也是我做好准备给我的被害人写一封信的时候。

那时候，我刚刚上完一个为暴力犯罪分子制定的课程，准备第二次见假释委员会，为自己争取假释。可是我知道，如果想平静地生活下去，还有一件事必须要做。我需要与被夺去生命的那个人和解。（出于对被害人的家人和他们隐私的尊重，在此使用了化名。）

亲爱的克拉克先生：

写这封信给你，是为了将我这些年来的感悟与你

① 詹姆斯·艾伦，1864 年出生于英国莱斯特，著名作家，被誉为 20 世纪“人文科学领域的神秘者”“心灵导师”。

分享。在过去的许多个夜晚，我总是无法入睡，就那样躺在床上，在脑海里为这封信遣辞造句。每一次我又会在脑海中把纸张揉成一团，因为我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字眼，能表达我对夺走你生命而产生的深深歉意。我知道，道歉终归于事无补，因为是我夺走了你的生命，让你和家人阴阳永隔。

每当回想起那个晚上，我总忍不住问自己：“为什么我不直接走开了事？”等我终于想明白答案，同时也第一次懂得了“弱小”和“强大”这两个词的真正含义。你瞧，活了这么多年，我竟然一直把这两个词的意思搞混了。从前，我认为躲避冲突是懦弱的行为，是输家的表现。但实际上，避开冲突的锋芒才需要莫大的勇气。遗憾的是，当时的我没有那样的勇气，我害怕恐惧掌控了我自己。从朝你开枪的那个晚上再往前推十六个月，我也在一次类似的事件中遭到枪击。我侥幸活了下来，却陷入恐惧和多疑而不可自拔。我觉得这种事随时随地可能重演，进而变得暴躁易怒，因为怒气是唯一可以掩盖恐惧的情绪。

与你发生冲突时，我心里早已打定主意要开枪。我对自己说，与其吃枪子儿，还不如做开枪的人；我还告诉自己，口袋里的枪是唯一真正能够保护我自己的东西。在我看来，开枪比掉头走开更简单。十七年后的今天，我才明白自己错得多么离谱。

这些年来，我一直认为自己是被你激怒才开的枪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别人无法逼迫我产生自己不需要的情绪。我曾经把你的死归咎于我们都喝多了，可是如今我幡然醒悟：早在遇见你之前我就决定了，谁对我有威胁就冲谁开枪。尽管我在法庭上认了罪，在心底里却仍对一切人和事心存抱怨（除了对我自己以外）。我知道自己触犯了法律，所以认起罪来很容易，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对你的死担起了应负的责任。

直到被监禁的第十年，我才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情。从学着宽恕自己犯下的错误那一刻起，救赎的过程也随之开始了。不过，真正的改变却是在那一年之后。那年，我十一岁的儿子在写来的信中说，他知道了我坐牢的真正原因。想到自己在儿子的心目中竟是一副杀人犯的嘴脸，我开始不得不直面现实：**夺走你的生命和我的自由的，正是我自己的想法和选择。**

如今回首往事，我多么希望一切能够重来。真希望你能起死回生，好让你的孩子体会依赖在爸爸身旁的踏实和安全感，好让你的妻子享受丈夫的陪伴，好让你的父母见到你实现梦想的模样。

我错了，请宽恕我。

我知道，一句道歉绝对不可能真的让你起死回生，但是我相信救赎的力量。**我开始学会对自己的行**

为负责，在我生命的每一天，尽我所能为这个被我伤害过的世界做出补偿。在过去的五年里，我积极加入反暴力组织，帮助那些处于危机中的青少年；我发挥写作方面的才能，将我的故事——应该说是“我们的故事”——说给更多人听，希望能为人们带来一丝启迪，帮助他们在生活中做出更好的选择。我无力改变自己过去的累累恶行，只是想告诉你，你的生命不会白白浪费，永远也不会。

我是从你的教母韦弗太太那里第一次体会到宽恕的力量的。在我被监禁的第五年，她寄来了一封信，说她想知道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换句话说：为什么我会朝你开枪？我很难将答案说出口，可是我知道，你的家人需要有一个了结。我把冲突的过程告诉了韦弗太太，只是没有提及冲突的起因是一次毒品交易（我认为没有必要将你生活中的另一面暴露在她们面前）。我告诉她，你不该死，如果能改变那个夜晚发生的事，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。

两个星期后我收到韦弗太太的回信。她原谅了我，并鼓励我寻求上帝的宽恕。我记住了她的话，只是从那时候起，直到真正原谅自己这一步，我走了漫长的五年。但是我真的做到了。如今，我忍不住要想，也许促使我发生真正改变的第一股力量，正是来自韦弗太太的关切。

我知道，尽管我已经洗心革面，也开始朝着弥补错误的方向迈出了脚步，但我仍有很多事情要做。不过，现在最重要的是，在有幸活着的每一天里，我都希望自己过得有目标，有意义。

沙卡

敬上

第一部分

1

密歇根州，底特律市，韦恩郡监狱

1991年9月11日



警报器的尖啸骤然刺破清晨的宁静，把我从梦中惊醒。我从扎人的羊毛毯下钻出来，站起身，凑到自己单人牢房的门前，一只肥蟑螂正在冰冷的灰色栏杆间探寻前进的方向。我冲着走廊大声喊话，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嘿，撒旦，他们拉那该死的警报干什么？”我一边擦着结在眼角的眼屎，一边问。

这里的人都管牛郎叫作撒旦。我不常跟人说话，但他是少数的例外。监狱是个无情无义的地方，所以我和其他囚犯很少来往，只有那人跟我有共同点，除了同为阶下囚之外的

共同点。我和牛郎来自不同的城市，但是成长环境相似，而且被关押在郡监狱的时候，我和他曾有过一些交情。

“不知道啊，哥们儿，”牛郎隔着几间牢房回答，“还能有啥新花样？兴许是睡得不爽，想搞搞我们的屁股。”几个犯人哄笑起来。

牛郎说出了大部分在这儿关禁闭的犯人的心声。狱警一定会使出浑身解数折磨我们，对此我们深信不疑。

他们拿钥匙把栏杆敲得“砰砰”作响，半夜里把这地方搞得灯火通明，在我们努力入睡的时候扯着嗓子聊天。兴许他们以为，这样能对我们形成恐吓，但老实说，这真是大错特错。我们这些人见惯了暴力和凌辱，早早便不知尊重为何物，麻木了。再者说，把人当畜生一样对待，还怎么能指望他洗心革面呢？在我看来，犯人进来是什么德行，出去还是什么德行，警察们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而已。

另一个犯人从远远的走廊那头嚷嚷起来：“兴许是要把你们弄到别的郡监狱去。”

“为什么是我们？”牛郎有点恼火。

“伙计，越狱这种操蛋的事儿他们可忍不了。这儿就你们干过。”他指的是我和牛郎越狱的事，也是我们在这儿关禁闭的原因。

又一个声音在走廊的尽头响了起来。“他妈的黑鬼，要你多管闲事。你懂个屁，别瞎嚷嚷。不会是和警察一伙吧？尽扯那没边的。你怎么知道这几个兄弟越过狱？是想让黑鬼

背上这些操蛋的黑锅还是怎么？”

大伙儿哄堂大笑。

“兄弟，我只是说说而已。”第一个犯人结巴起来。

“说说也不行，赶紧闭上你的鸟嘴！”又是一阵笑声。

我坐在床铺的角落里，听着犯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着。警报声仍旧响亮而刺耳。听着两个陌生人有鼻子有眼地谈论我的罪行，这感觉挺怪的。一周之前，被关在韦恩郡监狱六层的牛郎、吉、白男孩、加波和我被控告企图越狱，然后就被关到这个地洞里。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可是仅凭一个犯人的密报，我们就被认定有罪，要关十五天的单独监禁。

关到这儿两天后，我们挨个被一位内政事务司的官员叫去谈话。他先是用长期单独监禁威胁我们，然后又信誓旦旦地承诺了一大堆的好处，不过前提是要我们互相揭发。我们都拒绝回答有关越狱的任何问题。然后呢，内政事务司把这个事情放下了，但是韦恩郡政府又来了一位特派调查员，说白了就是郡政府内部一个有自主权的、集法官和陪审团于一身的官员，他认定我们有罪。这事儿够讽刺的，我们被逼得简直翻不了身。不论是在拘留所还是在监狱，哪个犯人要是被秘密线人检举揭发，那可就惨了，有多少黑锅都可以扣到他头上来。不过要是有人能证明我们无罪，那他们的揭发可就不管用了。

我们的越狱差一点就大功告成，这事儿的确让韦恩郡治安官办公室感到焦头烂额，不过事实证明，此刻响个没完的

警报声，却是出于更加凶险的原因。

警报声在呼啸半小时后戛然而止，空气突然怪异地安静下来。很快，我们就听到钥匙碰撞的声音，还有警卫对讲机里传来的焦急的说话声。这些嘈杂的声响我们平时早就听惯了。

一队警卫——叫他们打手更合适——猛地从走廊尽头的门外冲进来，把我们一个个从牢房里拽了出去。他们脸上挂着各种各样的表情：震惊、悲伤和愤怒兼而有之。来拉我的警卫是这儿屈指可数的、被大家公认的好人。警卫们大多以折磨我们为己任，只有这一位，知道我们这些人处境悲惨，所以他会调节气氛、讲笑话、说八卦，有时候还会在我们这层的门上留条缝儿，再打开收音机调到底特律 FM98 频道，播放嘻哈和 R&B 音乐。这些举动看起来没什么，却为关禁闭的犯人驱散了许多枯燥和乏味。

可是今天不同。他命令我从牢房里出来的时候，满脸都写着警惕。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，他踌躇了片刻之后才回答：“有人开枪打死了迪克森警官。”

“他们觉得我们跟这事儿有关联？”我追问道，试图在脑子里拼凑事情的前因后果。

“不，”他小声答道，这时候另一位拿着手铐的警卫走了过来，“只是预防。”

事后知道这事儿的来龙去脉时，我们也和这些警卫一样大惊失色。听管理监狱的官员说，郡监狱里有个犯人试图越狱，还成功地把一把枪偷偷弄进了牢房。据说，他徒手编

了根绳儿，从窗户里抛出去，让下面街道上的某个人将枪绑在了上面。搞到枪的那天，正好轮到他上法庭，去法庭的半路，他拔出枪来打算逃之夭夭。一场恶斗之后尘埃落定，大家却发现迪克森警官已经躺在地上，死了。

在被逮捕并被定为二级谋杀罪之后，我在韦恩郡监狱被关押过六周，期间目睹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恶行，包括强奸、抢劫和谋杀等。这一切再次让我警醒，在伤害别人这种事情上，犯人们绝对创意十足。只是当时的我并不知道，自己所见到的不过是暴力事件的冰山一角而已。

2

密歇根州，底特律市警察总部

六周前



六周前的我，正坐在博比安街警察总部一间肮脏昏暗的牢房里。这是我成年后第二次被捕，也是到目前为止我短暂的街头生涯中最严重的一次。从前我会被送去分局或青少年之家，然后直接放回家去。但是那种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这一次我犯的事儿，不是吸毒，也不是攻击他人这类没啥意思的小案子。这一次我犯的是谋杀罪。

十九岁生日过完刚一个月，我就正式加入了“犯罪分子大联盟”。再也不会会有温和的惩戒和法官恼怒的警告，也不会有教导员看中我的潜力为我提供救助。假如这一次输了官